

阿英編

晚清文學叢鈔

小說一卷

下冊

101

阿英編

晚清文學叢鈔

小說一卷

下冊

中華書局

目次

上冊

新中國未來記

緒言

第一回 楔子

第二回 孔覺民演說近世史 黃毅伯組織憲政黨

東歐女豪傑

第一回 雪三尺夜讀自由書 電一通陰傳專制令

第二回 斐我彌挺身歸露國 蘇菲亞垢面入天牢

第三回 晏生訪美公義私情 葛女贈金冰心熱血

黃繡球（上卷）

第一回 論房屋寓民族主義 敘天倫動巾幗感情

第二回 譬觸電激發思想 因看會疑擾病魔

第三回 夢中授讀英雄傳 天外飛來縲絏災

第三回 求新學三大洲環游 論時局兩名士舌戰

第四回 旅順鳴琴名士合併 榆關題壁美人遠游

第五回 奔喪阻船兩親怪象 對病論藥獨契微言

嶺南羽衣女士 八三

第四回 赫子連糾衆謀劫獄 蘇魯業仗義報危機

第五回 智小五賺烈士回家 俠子連到俄都入黨

第六回 借風使篷圖得幸福 隨案了事買到便宜

第七回 黃通理初訪張先生 官媒婆說起禍根子

第八回 議捐款張先生轉圜 考決科黃通理應課

- 第七回 聞講義乘涼吃西瓜 辦學堂抗言懷北美
第八回 黃繡球遇弟拜姊妹 張先生扶病送文書
第九回 申見解夫婦看文章 定主意慷慨發議論
第十回 演說怪象扶盡弊端 感觸親情陳其原委
第十一回 兩番行期真情始露 一個陣勢奸計又來
- 第十二回 張先生無端犯姦案 黃繡球忽然信尼姑
第十三回 論鬼神善破迷信 拜觀音假託荒唐
第十四回 曲曲折折做成一件事 光光盪盪收了兩個人
第十五回 造假信不害真事業 出新法教作女先兒

下冊

黃繡球（下卷）

頤 瑣 二七七

- 第十六回 敲鑼羅王老娘說書 擬匾額黃通理勸學
第十七回 景福堂內四人聚談 陳鄉紳家二次做壽
第十八回 因女醫竟聯同志 開慶祝待賞中秋
第十九回 預備報名議定規則 連番看病引出奇談
第二十回 買棺材錢莊上打架 守靈柩孝堂裏尋人
第二十一回 陳膏芝居喪鬧賊 黃繡球開會談心
第二十二回 平等平權講正經理路 五千五萬打如意算盤
第二十三回 開學吃酒王老娘首座 丁憂謀差陳膏芝心慌
- 第二十四回 黃繡球勸導學生 李太史進談公事
第二十五回 添學校改拆祠堂 爲愛女託薦師傅
第二十六回 好官得力內外打通 秀才談心情形可笑
第二十七回 施老爺實心爲地方 張先生誓願開風氣
第二十八回 自由村拖出豬大腸 文曲星翻成新局面
第二十九回 黃禍出場大爲闖禍 委員查案還算能員
第三十回 仲民權公議獨立 歸夢境暫束全書

掃迷帚

壯者三九〇

第一回

挈領提綱全書大旨

開宗明義箴世名言

第二回

駁命數大儒口吻

闢神道末俗針砭

第三回

嗤討替語語解頤

斥祈禳言言動聽

第四回

鬼出會滿城鬼氣

瞎算命一片瞎談

第五回

辨吳諺通人多識

談女界志士傷心

第六回

拜僧成習婦德失修

爲妓毀妝情絲益固

第七回

鰥夫賺孀婦女巫弄權

弱質義宜男卜人私語

第八回

官惑堪輿徒資囁噓

神醫疾病實駭聽聞

第九回

學使媚神侈陳儀仗

邑令修塔浪擲金錢

第十回

青陽遇祟一派胡言

黑夜偷油霎時露跡

第十一回

建仙祠奸徒斂財物

證白骨開驗破羣迷

第十二回

說對臍大會無遮

乞開鎖立關廣募

第十三回

怪現象嬌女譁張

真晦氣同人說破

玉佛緣

嘿生四三

第一回

貧尼姑設法賺錢

老賁生修行得子

第二回

試相法狀元改扮

釋疑團名士談天

目次

第三回

求仙求佛無計挽回

卽色卽空偏多牽惹

第四回

敲木魚勾通竈下養

迎玉佛鬧動市中人

五

第五回 看出會大開眼界 讀碑文獨創新談

第六回 仗佛力和尙犯規 覓仙水賢姬罹厄

第七回 五間樓暗藏春色 八個字評定終身

第八回 惑青鳥綺齡早世 諷金經玉佛歸真

中國現在記.....南亭亭長 四九

楔子

第一回 朱侍郎熱心舊科舉 勞副貢殫力新名詞

第二回 老臣効忠但求無過 貧兒得志忘却本來

第三回 滿口胡柴譬議前輩 當頭棒喝覺悟後生

第四回 遇明師鄉兒登第 借京債市儈藏奸

第五回 爲鬼爲蜮費盡奸謀 時來運來別開生面

第六回 駁控案大令貼千斤 撰照會監司誤一字

第七回 投來捷徑各顯神通 弄破機關迭逢鬼蜮

第八回 昧已欺人所如輒阻 貢諛獻媚攸往咸宜

第九回 辦河工難除積弊 做清官煞費苦心

第十回 得賄賂普慶安瀾 罷官職暫習舊學

第十一回 接施主山僧勢利 辦教案郡守圓通

第十二回 強過繼傷心失嬌婢 慣荒唐餘技作能員

黃繡球

頤瑣

下卷

第十六回 敲鐙鑼王老娘說書 擬匾額黃通理勸學

話說有一天，王老娘、曹新姑二人，在個河岸邊空場上照常說書唱書。那天說的一段書，是一件寧波府象山縣城裏的故事。講道：「那象山在寧波府屬五縣之中，最偏僻瘠苦的一個地方，風俗蠻而且陋，百姓都是撈海船、種鶯粟花的居多，讀書人發秀的少，却四鄉多有些土財主。內中有一家，單剩了一個孤孀。聚了些田產，並無子姪，同族中也沒有什麼多人，只落得逍遙自在，自享自受。鄉鄰親戚雖然各處往來，窮的也極肯照應，但生平從不肯賒用一錢。靠着自然之利，不想什麼富上加富，財上添財，也從不肯拿出一百八十、送給地方上做事。若是地方官挽出鄉董紳耆，要捐他幾文，說替他請旌請封，他總不願答應，就用聲勢來逼勒他，他也不怕不動，只是做人做在理上，用錢用得得當。同鄉的人看他他是個孤孀寡婦，沒奈何到他。後來有幾位再三登門理勸，情分難却，他纔答應說讓他看事而行。那年就有人派他助賑，又有人派他修廟宇，派他捐善堂裏的常款，他

都躊躇著分文不出。那些勸他的人，不免就嘖有煩言，連官府也很恨他，漸漸的結怨不少。那時候風氣與現在不同，最重的是八股文章，象山城裏，人文雖是極壞，應考的童生還有好幾百名，鄉試的生監也有好幾百名。那童生到寧波府應考，就爬山過嶺的不便，遇着三年大比，那生監們到了寧波，還要從寧波過江到杭州，辛苦是不消說了，盤纏也就不貲。小縣分的寒士，比不得大縣分裏，儘有帶着幾百個錢動身，一路起早搭航船，一到省城腰裏早已乾癟，顧不及租考寓、買卷子的事。那沒有科舉要錄遺的，從七月初便須由家動身，等三場考完，足足三十幾天，好不容易挨了下去，真真同女人懷胎，挨了十個月工夫，還不曉得生下地來是男是女，弄得不好，還是死胎呢！大凡應考的相公們，中正榜譬如生兒子，副榜譬如生女兒，不中不就是個死胎嗎？」說到這裏，王老娘敲着鑼鑼，曹新姑點了兩記鼓板，笑了笑，又往下說道：「那孤孀女人早經存了一條心，要將所積的家私做個正用。曉得銀錢一捐到地方上，經了官府紳士的手，多沒有實濟，名目好聽，一定十個錢倒有八個糜費中飽的。想來想去，又沒有一件事不要經過紳士官府。末後又想到，平日因錢財結怨漸深，要是解悅人心，順了張三、堵不住李四的氣，反爲不美；而且總不算正用。有個實在正用，又叫人人個個，不論官府紳士，四鄉八鎮的好人歹人，都要稱贊拜服，就是冤家對頭也打不動的一樁事情。你道是什麼事？他那一年從家裏帶了些銀錢，借着到杭州西湖上頑耍，在杭州買了一田地，雇了他寧波家鄉的木匠，造了十幾間寬大樓房。造成之後，他纔就近具個呈子到撫臺、學臺衙門，把房子作爲象山試館。等撫臺、學臺批到府縣，立案傳獎，這個信息，便將象山全邑的讀書人鼓

動起來，哪個不說一聲好兒！其實他却花了多少錢呢？不過二千幾百塊鷹洋。向例捐出一千塊，便可奏立樂善好施的牌坊，況且加了一倍有餘，那讀書人家感激他的，就連他守節的年分造了事實冊子，稟請府縣官，詳到上司，替他請獎請旌，十分體面。你們想，一所試館不過三年一回，預備考先生住上三四十天，以外還只是租給人住，收點房租，作爲修費，並沒有什麼希罕大不了的事，就能買服人心到這樣妥貼。如今風氣改了，八股廢了，考秀才考舉人也要一科一科的裁了，那試館似乎無用，在當時却不能不說他是一件大正經。如今的正經是在開學堂，皇上家下了旨意，官府們也出了告示。聽說這學堂不像從前的義塾，光教貧苦的小孩子識幾個字；也不比向來的書院，光叫童生秀才們每月做兩篇文章，騙幾個花紅膏火。要叫進了學堂之後，人人能通天文地理，能知古往今來，做成大英雄、大豪傑，敵得過那外國人，外國人都來學我們的本事呢！這樣講，莫非有天神天將下凡到了學堂裏頭？可又不要亂說，大概總在讀書上來的。」王老娘、曹新姑二人，一抵一換的滔滔不絕，講個未了。這一段原也講得長些，講的時候，恰好畢去柔畢太太的船攏到了岸，正對着王老娘們說書的場子。畢太太停了船，打發人上岸雇挑夫，這人一去不來，畢太太到船頭上等候，望見說書的是兩個女人，便吩咐別的人看着船艙，他也上岸，擠在一羣女人當中，略爲一聽。聽聽這說的書，不是尋常所有，猜着一定有人指授，又端詳王老娘、曹新姑二人的面目神氣，不像是說大書唱彈詞的。要仔細再聽下去，那雇來的挑夫等得不耐煩，到畢太太身後催道：「不要聽了。」趁勢朝前一望，頓然說道：「這分明是我從前住的隔壁兩個覺迷庵裏的尼姑，再像是不沒有

了。」此話一出，就有幾個人附和着說：「是像極。」內中有個和尚道：「說穿了，的確是的。」旁邊復華聽見大家這般猜疑，曉得王老娘們不關心，是不聽見的；又不好去關照，生怕當真鬧穿了。一時急智，故意同人家口角起來，高聲亂喊。那時聽的人就走散一半，畢太太也下了船。不多時，畢太太跟着行李挑子到了張先生家，自然有些安排詢問的話，不必多敘。却說張先生家因為黃通理家也盼望畢太太來得許久，略將黃繡球這幾個月裏的近事，並王老娘、曹新姑二人的事，都說了。畢太太道：「我已見過這二人，聽過他二人所說的書。」如此這般，也說了一遍，當晚就同到黃繡球處。黃繡球開口說：「姊姊來得何以這樣遲？」畢太太不接應這句，開口說：「妹妹做得何以這樣新鮮？」黃繡球道：「新鮮是新鮮，你但聽見張府上告訴你的新鮮事，不曾看見我的新鮮人呢！」畢太太道：「豈但已經看見你的新鮮人，而且已經聽見你新鮮人說過書。」黃繡球道：「姊姊豈有此理，怎麼來了不到我家，也不到張先生家，在外面先住了幾天？」畢太太道：「我是即刻纔到的，何嘗住在外面？」張先生接着把話說明，大家笑了。黃繡球回頭問復華道：「既然如此，當時你倒沒看見畢太太呢？」復華道：「聽的女人都近着王老娘們面前，我是在人背後老遠的，聽得人家議論，不去留心到女客身上。後來假意鬧散場子，又遠遠的照應王老娘們回來，故此就不曾看見了。」於是畢太太同張先生、黃氏夫婦們暢談了一切。說是「到家後病了幾十天，到上海因事又耽擱了幾十天。接着的信，正在病中，接不着的信，我是已到上海。在上海天天想動身，天天走不成，因此也就沒有覆信。遲到此刻纔來，連自己都料不到的」。這一夜談的不久，第二日重新又大家

敘談。黃繡球指着王老娘們說道：「我自從做親拜堂，照着舊派的俗禮，拜天地，拜神明，以後除了拜祖宗，這一雙腳膝將近二十年沒有輕易彎過一彎。爲了他們二人，叫我下過幾十回跪，磕過幾百個頭。當時我自己自認同發癡一樣，至今也覺好笑。」王老娘擠着兩隻老花眼睛，也笑迷迷的說道：「我們早曉得做人有這些道理，又同你們受這些樂境，不是我又說句舊話，像我這大年紀，早就成了菩薩，沒有菩薩能讓木頭爛泥做了。」黃繡球、畢太太一齊鼓掌大笑。畢太太又道：「到底菩薩是個騙人的東西，可以騙人到邪路上去，也可以騙人歸入正路。你看這兩位，倒被你拿他騙成活菩薩了。袁子才的詩：『逢僧卽拜僧，見佛我不拜，拜佛佛無知，拜僧僧現在。』這兩句真有見解。妹妹你是拜着了尼姑，倘或那天是和尙上門化緣，你可有什麼法子到他？」說罷又笑了一聲，隨卽到黃通理家那後面新修的屋子裏，看視一周。修得門窗整潔，髹漆光明。院子也鋪平石板，一棵大樹也剪得嶄齊。樓上下桌椅書架都擺好了，旁邊還有兩個天文儀、地球儀的架子。院子裏廊簷下，羅列的各種花草，門窗內外，一律掛了簾子。這多是黃繡球同黃通理的佈置。黃通理道：「我在中間齋壁上，同樓上當中一間，還做了兩塊匾額。齋壁上擬了四個字，叫『商舊培新』，樓上的擬了三個字，叫『多苦心』。朱夫子《鵝湖寺和陸子壽》詩：『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我是用他這個意思。向來總說朱夫子拘守心性之學，這兩句却極其通達精細。看他在商量下着個『加』字，培養下着個『轉』字，見得舊學不商量就不能邃密，不邃密就不成其爲舊學。新知不培養，或覺得新不如舊，就知了也是皮毛，浮而不實。新定要培養起來，纔覺得新知的好處，轉入深沈，於是新舊

相輔，兩不相離。這個功夫，你道朱夫子不是經了一生的體驗，說出來的嗎？如今講教育的風氣，守舊的偏着舊學，頭腦子裏漲了一部高頭講章，開出口來，四書五經，動起筆來，之乎者也。問他的實在，連四書五經上的字還十字有三字不識，講起來更是十字有九字不會講了。等到拿筆寫個字條，開頭都裝了『今夫』『且夫』的字樣，底下就連之乎者也都掉不清楚。從前看見人代人家帶了一封開口的家信，是寫給他父親的。切記得他中間有兩句話，問他自己的兒子，在家有沒有錯處的意思，叫『小犬之小犬，其寡過矣乎』，這種文真掉得可笑。帶信的說：『此人還是兩榜名下。』我也說：『若不是兩榜同翰林們，哪裏掉得出小犬之小犬這樣的文法呢？』這樣文法，莫非從舊學中出，弄得把孔明當作孔夫子的子孫，抱着大板《康熙字典》，說是的確確宋朝的原板初印，不要講遼密，可就疏忽荒唐倒不成句話了。近來曉得這種荒唐疏忽，多是舊學所誤。大家改了新學的口頭禪，路得、盧梭、瑪志尼、拿破崙，紛紛的議論不休，民約、民權、天演物競，也紛紛的拉扯不清。這還是在上等一層，再下一層，一本拍爾馬不曾讀完，愛皮西提二十六個字母不曾拼會，只學了廣東、香港、上海洋涇浜的幾句外國話，就眼睛突出到額角上，說精通洋文洋話，能够講究新學了。我曾經遇着這樣一個人，他會寫幾個洋字。有一天，他自己寫他姓的一個『寶』字，他就在寶蓋頭下加了一個『玉』字。問他，他說：『我姓寶，這是省筆小寫，怕的大寫費事。』原來他不但不會寫寶字，就當他自己原是姓寶呢！這種笑話，又是從新學中出。我們這家熟辦起來，只先從蒙學初級入手，最要緊的是擷取舊學精華，闡發新理新識。所以在舊學中，要淘汰了瑣碎迂謬的一派，

發出那博大明通的解說，新學家叫做改良，就是商酌盡善的話頭。把舊學商酌盡善，參入新學的教科法子，你道可不是呀？但是不論新舊，一個人總要吃得苦，從前只把『三更燈火五更雞』，埋頭在八股試帖小楷的各種事情，以爲是能吃苦了，便是古來講什麼斷齋畫粥，教子成名，也不過希冀在一人的功名利達身上，還不是吃的有用之苦。却後來如范文正公，已能有先憂後樂的懷抱，歐陽文忠公也做了一代名臣，都是從微賤時吃苦磨鍊而出。如今號稱志士的，纔有心進學堂讀書，或是開學堂教人讀書，却又錯認了自由宗旨，只圖做的事隨心所欲，說的話稱口而談，受不得一毫拘束，忍不住一點苦惱，往往爲了學堂裏的飯食菲薄，爭鬧挾制，不說是貪饕肥甘，同那膏粱子弟的習氣，反拿了衛生的一片大道理借口生風。殊不知進了一個學堂，只要看那學堂的科則程度能否稱我來學之意，能稱的，我便安心受學，不能稱的，應該早就不進這個學堂，自家也可發憤用功。難道那學堂天天有肥魚大肉供給我，便算是個好學堂麼？況且如今的學堂，說是培植人才，人才要有用於國，國非強種不能立，種非合羣不能生，合羣先要愛羣，強種先要保種，怎樣的保種纔能保國？怎樣的保國纔算愛國？這其中委曲煩難，自有多少苦心苦力，要慢慢的從學堂陶鑄到二十四分。本不單說敷衍了五年卒業，十年卒業，領個文憑得個出身的話。你看哥倫布不過一個窮人，單身萬里，四度航海，纔尋着一塊新世界。瑪志尼撐一隻小船，繞過地球，冒了萬死，三年功夫纔開通太平洋航路。立溫斯頓探險到亞非利加洲的內地，進了沙漠，蒙了瘴癘，同那土蠻猛獸交鬥，幾十年不怕不怕，纔能叫那非洲全境歸他英國所關。俄皇大彼得，登了九五之位，還私換服式，雜在傭工

當中，學那些技藝。法國有個名叫巴律的，看他本國的磁器粗拙，要改換做細巧些，在家築竈試驗，屢築層換，那泥總燒不細，樣子總做不巧，他散盡家私，想盡念頭，吃盡困苦，到了十八年，畢竟被他燒成了些細巧磁器，至今法國磁磚，還是大大有名。這多不是吃得苦所以纔能成得大事的麼？我這樓上，預備將來給學生們住宿，就又用了陸機『志士多苦心』的一句詩，題了這三字，好叫他們觸目警心。這句詩的上一句叫『惡木豈無枝』，見得人有肢體，如同木有極枝，木雖惡，極枝沒有不生發的，人雖不肖，一旦能吃苦立志，也沒有不成器的。』一席話畢太太聽了，連連點首稱是。黃繡球聽到後頭引證哥倫布的幾件故事，更着實出神。畢太太等黃通理說完，便道：「當初日本明治維新以前，有個大儒福澤諭吉，沒有師授，自己學那英文，獨力創了一所學校，名叫慶應義塾，至今爲日本私立學校的開山祖師。日本國人知道講求新學，也自此而起。他國皇改革維新的事業，也請教這位福澤諭吉的大儒居多。通理先生同我繡球妹妹，可算異地同功，日後果見繡出全地球來，駕過區區三島，就更駕過那福澤諭吉。我要再送一塊堂名的匾額，用那《易林》上『駕福乘喜』的句子，叫做『駕福堂』，爲這學塾慶賀落成之喜。」黃通理忙道：「這個何敢！既承美意，把我那四字齋額移到外面門上，中間齋壁上另製一塊堂匾，叫『景福堂』罷。萬萬不敢希望福儒的功業結果，也存着個景仰的心，勉勵做去，不至於墮落，就真託福不淺了。」當日黃繡球原已交代家下人端整家常酒飯，並囑王老娘們幫着料理，隨即開了兩桌飯，在景福堂內外分擺出來，張先生同黃通理、黃鐘、黃權、復華等一桌，畢太太、黃繡球、王老娘、曹新姑等一桌。後事如何，趁他

們吃飯當口，稍停一會，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景福堂內四人聚談 陳鄉紳家二次做壽

話說畢太太大衆吃飯之後，說些閒話開事，這日仍回張先生家。連日部署行李，料理酬應，與黃繡球家往來一切，事務繁多。約莫又將近一月，那黃氏家塾的規模章程粗粗議定，覺迷庵準開女學堂的事，也在這當口，大家商議過了。那畢太太帶來應用的書籍器物，足足的有十幾箱，分散開來，添做了許多書架。凡是零星物件，本地買不出，一定要用，或是備而不用，也都齊全，記出一篇帳來，連水腳關稅，差不多用上一千數百塊。這注帳，都是畢太太所墊，合起黃氏夫婦修房子、買傢伙、收拾覺迷庵、點綴衙門口，也在一千以外。往後的經費，通盤籌劃，並無着落，又沒有生息的款子。就這兩個一千以外，算畢太太同黃氏夫婦兩分擔任，纔只創成個局面，不會下手做事。雖說大家各盡義務，無甚開銷，究竟同志不多，沒有人可以贊助，能够贊助的又或材不勝任。那家塾同女學堂，要兩處完全周到，很不容易。若是女學堂在別處另延教習，這女教習又不比男教習易請。男教習真能任教授資格的已是難得，女學未經發達，別處便有識字知書，深嫻禮法，又肯熱心女學的閨秀良媛，只恐他自習有餘，教人不足。內地更不比通商大埠，風氣大開，女人總有少不便。若是就地推選，無論尋常的人，不必講起；幾個紳衿家的誥封夫人、千金小姐，也都推選不出。黃繡球因此同大家商議了好些日子，那家塾大致已妥，只等擇期佈告開學，惟有女學堂倒易說

難行，提議不決。後來黃繡球變了一條計策說：「我們這女學堂，且不照大概的教法，仍舊用我教王老娘、曹新姑的法門，編些歌唱演義，如二十四史演義、二十一史彈詞之類，比王老娘們的稍文雅些，淺近却是一樣，刻好釘成雪薄的本子，再揀畢姊姊帶來的最新唱歌書，繪圖速通、虛字法、各種天地人物的圖譜畫張，每日在那學堂裏教與人聽，指點把人看。學生約定額數，先招五十名，年紀要在十三四歲以下。教的時候，指點的時候，也按着班次，先後一律。每日也分午前午後兩班，每班若干人，上午教兩個鐘頭，下午也只教兩個鐘頭。七日來復，也散歇一天，惟第六日不歇。這個法子有幾樣好處：第一，我同畢姊姊只要每日輪流，分兩點鐘的工夫到女學堂去。第二，那刻的本子，由學生帶回家去，叫他家所有的人都看得懂得，一個學生身上，就譬如化了多少學生。有人想來要這本子，每本賣他十四五文，除去成本，積下來可以補助添印。第三，名爲教女小孩子，實則連男孩子，並不論男女老少，都看了有益，算得個普通社會的教科書。外面地方開風繼起，或是照樣編起來，或是來借刷我的稿子，就從我這五十名女小孩子，教出五百名、五千名、乃至四萬萬同胞，多得了影響，有了這個影響，任他們各就各處的深處去求，高處去學，先替他們做個開通知識的引子，收效必定不少。第四，照這個程度，半年可以卒業，卒業之後，另招五十名。等到一年半，三四次卒業之後，可將此事推給曹新姑，我們再做加進一層的辦法。等到加進一層去辦，這兩年中所教的女學生，又化出去接上來。你看不到十年，我們這村上的女子世界成個什麼樣兒？一定出幾個人，如英吉利提倡女權的傳尊紗德，鎔鑄世界的奈經慨盧，俄羅斯欲專制地球的伽陀釐一

流人物。像我生平夢見的羅蘭夫人，想見的美利萊恩，也一定有人可以承當的。」畢太太道：「這除非妹妹將來承當得起。此時照妹妹所說，真是平實切近，大有道理。但我怎樣能附得上你？」黃繡球道：「我又何嘗有什麼本領學問？這些編造的事，還不靠在通理一手承任，一面編，一面刻。索性過了端午節，歇了夏，到秋季開學。這幾個月內，甚爲寬舒，你我也趁這幾個月再涉獵點，再斟酌些，還要再想法子籌出一筆錢來。」黃通理當時聽了這一番話，沈思點首，末後纔開口說道：「這個教授的法子的確甚好，虧你真想得不錯。看似極淺俗，幾乎不成了個學堂格局，細細想去，實在使得。只收十三四歲以下的，尤其穩當，在我們內地，不至於駭人耳目，弄出別的事來。現在外面各省的女學堂，不是說什麼內容敗壞，就是徒有其名，再不然，又同那浮囂詭秘的維新社會一樣，只聽他說經費不足，却籌了多少經費，不曾見個什麼影子。過了些時，那已籌的消耗了，未籌的就經年累月不得成功，反將購辦的什物變賣，抵充房租火食，再支持不下，就關門落門，一個個的分散去了。如今我們的這樣辦法，經費是極有限了，終久不能說不要經費，所難的，只恐就在這一層上。」畢太太道：「是呀，我這次路過上海，在這些裏頭，又很查考了些。不說別的，單講那上海甚麼馬路的一個學校，起先在泥城橋發起的時候，租了大洋房，規模十分像樣。不上幾時，移到一條街內，又不上幾時，移到現在的地方。學是開了，事是辦了，經理的人是實在吃力得很了。在先的經理不好，換了在後的。在後的經理不好，又換了在先的。換過兩三次，支了一兩年。聽說他校內仍是竭蹶不堪，因竭蹶而敷衍，弄得毫無規則。其中的女學生，走出外面，不獨是沒有女學生的